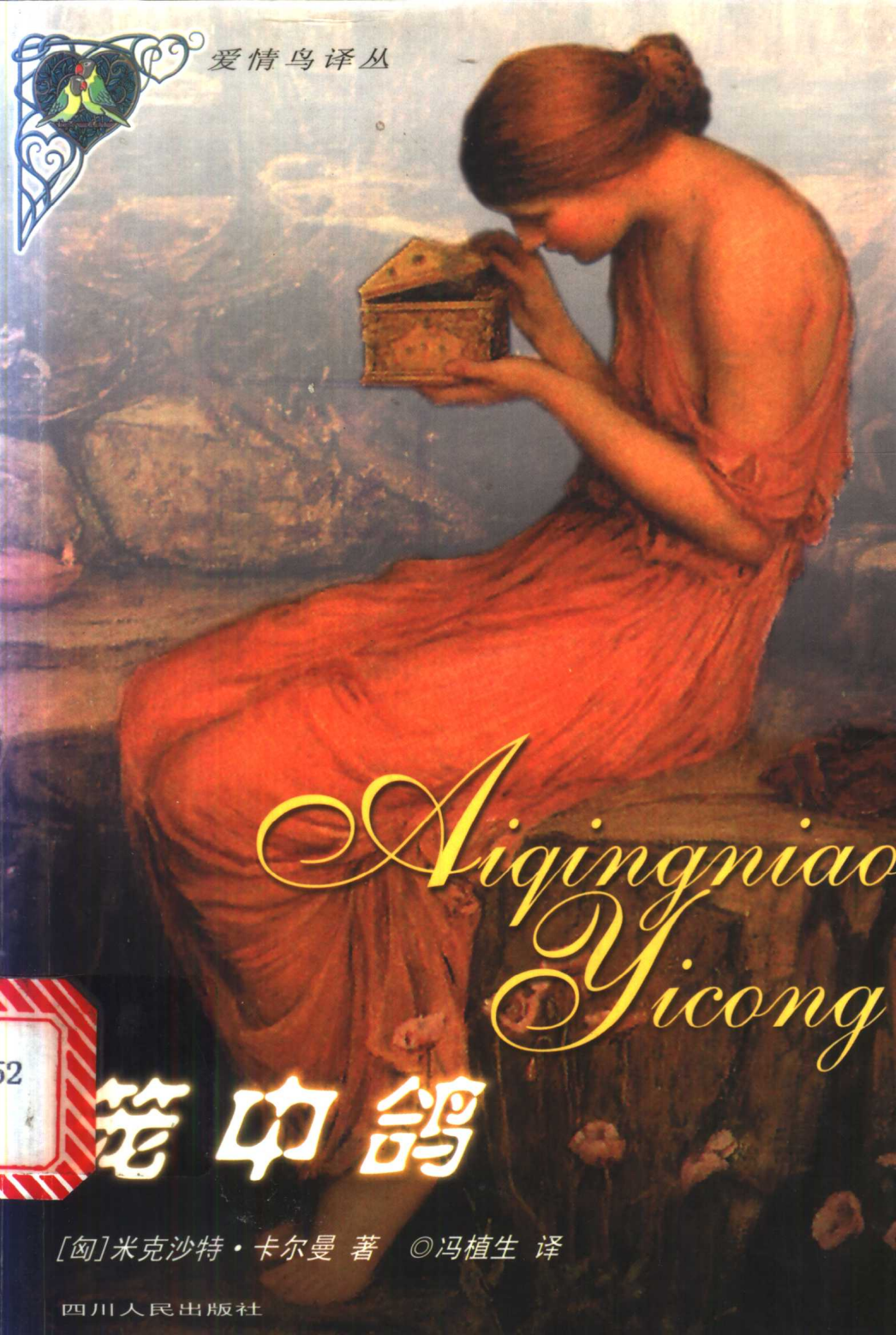


爱情鸟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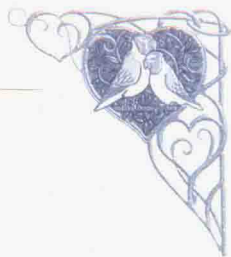
*Aiqingniao  
Yicong*

52  
笼中鸽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冯植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Yicong Aiqingniao Yicong



# 笼中鸽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冯植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笼中鸽 / (匈) 米克沙特·卡尔曼著; 冯植生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4  
(爱情鸟译丛)  
著者原题: 米克沙特·卡尔曼  
ISBN 7-220-04881-5

I. 笼… II. ①卡…②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匈牙利—近代 IV. I51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377 号

LONGZHONG GE

## 笼中鸽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冯植生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杨 海  
文小牛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4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4881-5/I·735

定 价

1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译序

冯植生

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是匈牙利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在匈牙利北部诺格拉蒂州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在家乡念完中学课程后，考上布达佩斯大学，攻读法律。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当小官吏，因厌恶官场，不久便转入新闻界并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时著名的《塞格德日志报》和《佩斯新闻报》社任编辑兼撰稿工作。1881、1882 年，他连续出版主要以普通农民、牧羊人等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图特（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崭露出作者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米克沙特因此一举成名。

1887 年，他当选国会议员，1889 年又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他一生创作 70 多部作品，钦誉国内外。在我国，文学界先驱茅盾就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亲自译介了他的作品。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米克沙特写出了一系列思想内容深邃、艺术性高的小说，给读者展现出一幅 19 世纪匈牙利绮丽多姿的社会生活画卷。1848 年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失败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反动统治猖獗一时。1867 年，奥、匈两国的大贵族地主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协议，在拥戴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前提下，组成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可以组成单独的内阁和议会。表面上，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实质上是匈牙利统治阶级对外放弃民族独立，对内继续残酷压榨劳动

人民。与此同时，封建贵族阶级的腐败、没落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米克沙特对这个时期匈牙利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凭借锐利的目光洞察上层社会的种种弊病，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和嘲笑一切陈腐的不合理现象，挖掘和揭发社会生活里的各种矛盾，有力地抨击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精神支柱——反动教会的黑暗统治，揭示出了匈牙利封建贵族社会制度腐朽没落和必定要灭亡的历史趋势。

米克沙特勤于笔耕，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奇婚记》、《圣彼得的伞》、《年轻的诺斯季和屠特·玛丽的故事》、《黑色的城市》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当时匈牙利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更是不乏鞭笞之意，在艺术描写上具有独到的幽默感和个人风格，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这里译介的米克沙特的几篇中、短篇小说，其基本内容都是以爱情、或者说亲情为中心的。爱情、婚姻、家庭在不同时代都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也反映出不同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态度。米克沙特这几篇优秀之作，在思想内容上深含褒贬之意，在艺术描写上，既吸收传统的民间讲故事的浪漫主义特点，又着重于来自现实生活的素材加工和提高，讥讽深藏于幽默之中，从而产生撼人的艺术魅力。《卢希奈伊草》描写年轻姑娘娅波罗柯的爱情悲剧，以此对上层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揭露、控诉与批判；故事似乎错综复杂，但一旦真相大白，人们终于认识到真正的凶犯是那个披着人皮无恶不作的牧师。那个贵族出身的警察局长，是个纨绔子弟，他根本不爱娅波罗柯，只不过在上层社交圈子里玩腻了，想在家中花瓶里插上一枝野花，换换口味而已。《笼中鸽》讲述的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爱情故

事。发生在四百年前的爱情，友情是诚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洁白无瑕，透亮得像水晶那样可爱；而四百年后发生的所谓爱情却充满了铜臭味，在金钱支配着一切的社会里，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奢谈诚实，却不顾廉耻地出卖妻子，欺骗朋友。一正一反，作者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那个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绅士们》描写了一次讲究排场、不失古风的婚礼，然而这场婚礼却是一群没落贵族演出的闹剧；他们家道衰落，社会地位低微，生活拮据，但思想上一直念念不忘昔日门庭若市、豪华奢侈的生活和显赫的家风，所以一有机会便聚在一起做起如此这般的富贵梦，作者对他们可笑可悲的心理揭露、揶揄和讽刺，真可谓入木三分。《在“金甲虫”的一个晚上》叙述的是一桩极其浪漫的故事，它构思巧妙，情节发展紧张、起伏不定，悬念不断，引人入胜，直到结尾，一颗心才落到实处。

通过这几篇小说，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米克沙特创作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普通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亲情、友情所引发的悲欢离合、纠葛和矛盾冲突的描写里，作者毫不含糊地对当时的上层社会及其代表人物欺骗、玩弄女性的不道德行为、生活腐败和没落的思想意识、不负责任的举止态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抨击和谴责。在艺术描写上，米克沙特擅长运用诙谐、幽默、讽刺的笔触，深刻地揭示问题的实质；故事情节的构思与安排，往往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看似浪漫的爱情故事，却都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作品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逼真；所有这些就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社会生活画卷。

2000年2月6日  
(龙年春节)于北京

# 目 录

译序 ..... ( 1 )

卢希奈伊草 ..... ( 1 )

笼中鸽 ..... ( 57 )

绅士们 ..... (137)

在“金甲虫”的一个晚上 ..... (197)

# 序 言

它到底生长在哪里呢？是生长在灌木林、芦苇沼泽地、荒凉的赫里庞柯群山之巅，还是生长在花生地边、森林里，或者是生长在草地和玫瑰丛中？

难道说，在俊俏的图特（斯洛伐克）姑娘把这种草放进她们的篮子里，带回去喂小母牛或者老牛之前，人们就不曾注意它已经出现过了么？

什么？它已经出现过了？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然而，我还是接着讲我的故事吧。

一天夜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家伙把一张无头帖，从卢希奈伊村村长塞库罗·米海依家那扇已经破了的窗户扔进屋里去。事实上，现在在图特人的村子里，即使肯出金子，也不容易找到干这种事的人呢！这张无头帖是这样说的：村里的年轻牧师是个道德败坏者，务必立即将他从教区住宅驱逐出去，否则，汝等还是将全部家当搬出村外为妙。因为从今天算起，一个礼拜之内，



“噢，事到如今你们怎么还不把那个牧师请出村去呀？”

“我们不懂为什么非要把他赶走不成？现在我们已经相信会出现火灾了，不过，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战胜它。”

果然，他们都迁到玉米地去，或住在葡萄架下。另一部分人则搬到窝棚去住。村民们用树枝、玉米秸搭起茅屋，或用防雨布支起帐篷，在帐篷旁边埋一、两根柱子，用来拴马或者牛等牲口。村子里，除了几间石头房子里还住有人之外，已经空空荡荡的。

向来不懂得忧愁的卢希奈伊村民现在也不得不担惊受怕了。在第二个期限来临之前，他们便从住处跑出来，每天夜里都提心吊胆地警惕着；即便如此，村里的谷仓还是起火了。幸亏老天爷帮忙，没有刮风，火势才不至于蔓延开去，只把谷仓烧光罢了。

倘若又有第三张无头帖扔进教堂唱诗班领唱人布鲁耶克·马加什家地窖的话，那可怎么办？很明显，只要牧师还留在村子里，势必会再发生火灾。

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州府必须采取行动了（一般说来，官府动了，想闹事的就不敢动，这是规律）。州长命令过问此事，责成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尊贵的松杜尼·米哈依先生调查此案。

虽然州警察局长只不过是半大不小的官吏，可是，松杜尼·米哈依先生本人却出身于乘坐驷马高车的名门贵族家庭。在匈牙利，谁是老爷，就万万不能成天想女人，还应该有别的考虑和打算，说穿了，就是要想方设法当上副州长。而要当上副州长，又必须先当警察局长入手，这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先取得工作经验。虽然《圣经》上说得明白：上帝授予人使命的同时，必定赐他以思想。不过，这个人得有钱，还得有点学问才行。

松杜尼当上警察局长不久，机会就来了。一天，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官迪里斯克伊·马勒东先生给他送来一份公文，请他批阅。松杜尼看过后，对警官开玩笑说：

“我可以签批，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亲爱的朋友，不论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的。”

“嗯，我想要借用您的脑袋。”

“我非常乐意。要是用不着把它砍下，您就能使用的话。因为我也不喜欢它呢！可是，这么一来可能对您是不愉快的。您知道，脑袋砍下来容易，再安回去就费事了。”

“我要求的是您的友谊。同我一道去调查卢希奈伊的案子吧！您是位有经验的人，一定能给我很大帮助。这案子是副州长指定要我去办的。要是我们能一块儿去把案子搞清楚，我将非常高兴。”

“愿意为您效劳。什么时候动身呢？”

“后天。”

“在这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事实。”

“这里有一份状纸，还附有无头帖。您先在家里好好读一读，再考虑考虑。因为我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去了。真见鬼，要是连卢希奈伊村民都不知道这些无头帖是谁写的，又是谁放的火，我怎么能知道呢？”

“好的，亲爱的朋友，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吧！”

迪里斯克伊·马勒东素以具有最杰出的研究才能著称。他是位经验丰富的警官，足智多谋，有敏锐过人的观察力。多亏他出谋划策，臭名昭著的马斯拉耶伪造钞票案才得以破获。他非常善于跟人交谈，运用他亲切而又富有吸引力的语调，诱使对方放弃最顽固的态度。事实上，可能还有许多对他有利的说法（相传他

曾被调到佩斯，参与过全国警察局的事务)，不过，但愿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不致于损坏他的名声：有人说，凡是州府里发生的棘手的问题，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干得颇为得意。有一次，拉波勒迪的铁匠给他牵来一头小牛作为答谢礼物，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你把我看作什么人啦？要我喂养这头小牛吗？难道你不会把它的妈妈也一起牵来？”

“卢希奈伊的事件既幼稚又简单，”过了三天，迪里斯克伊看完状纸和无头帖后，更加自信地说，“我肯定很快就能破案。”

“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年轻的警察局长回答，“我想借此机会开始我的官场生涯呢。”

“我的朋友，这种生涯并不好。别人想摆脱还摆脱不了呢！”

“我总得跟我目前的状况断绝关系呐。对于玩纸牌，我已经厌倦透了。呆在家里管理田产，我又没有兴趣。而我总得干点事呀！”

“那么您就回到女人身边去嘛！”

“再不去了！”松杜尼喊叫起来，摆出一副对女人漠不关心的神态。

“那好。我们准备准备，一起去把卢希奈伊的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一天早上，他们乘马车出发了，还捎带上那位高度近视的书记员荷马勒·卓利。卓利有边用笔写字，边用鼻子擦掉字的本事，他正是以此出名的。

“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从何着手呢？”在路上，松杜尼问道。

“就从牧师那儿下手吧，我们先到他家去！”迪里斯克伊回答。

卢希奈伊村的牧师叫巴林柯·苏姆尔，是位英俊的年轻人，

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双蓝眼睛，高个子，身材魁梧；一句话，他是位招人喜欢的牧师，正像俗话所说：是女人挑选的对象。

松杜尼和颜悦色地问他：

“您今年多大年纪啦？”

“三十。”

“什么时候担任神职的？”

“已经三年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

“今天正好满两个月。”

“（是美好的蜜月呀！）关于这件事，您对谁都不怀疑吗？”

“都不怀疑。”

“然而，”迪里斯克伊从中插话说，“尊敬的先生，看来有人恨您呢！”

“那是可能的，”巴林柯讷讷地说，口气很不肯定。

“您没有仇敌吗？”迪里斯克伊又问他，“过去或者现在有没有人恨您？”

牧师思索了一会，说：

“据我所知，没有人恨我。”

“那么，这就奇怪罗。让我们想想（他边说边捻胡须），无头帖上讲的许多事，只有那些信得过的、熟悉内情的人才会知道。您的仆人都谁呢？”

“一位管家，他现在还留在我这里。还有两个女仆，全都走了。”

“她们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奇茨卡·玛克托连娜，另一个叫斯特里尼克·安娜。”

“现在她们在哪儿？”

“据我所知，她们俩都在各自的家里。”

荷马勒·卓利把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在记录本上。牧师在上面签了字。

“瞧！这就是第一份材料，”松杜尼手里挥舞着那个记录本，开玩笑地说，“是我当警察局长时搞的。”

“是的。不过材料还不够充分!”迪里斯克伊说,看样子他的情绪不太好,“尊敬的牧师先生,您再不知道别的什么了吗?”

“再知道了。”牧师回答。

“这么说，我们的事情进展不大罗？”州警察局长以一种不懂公务的新手的幼稚口吻回道。他有点犯愁呢。

“别担心，朋友！要是您把老狐狸引出了洞，在抓不到它任何把柄之前，就不要让它回洞。”

“也就是说，您对破案还抱有希望？”

“我先头已经讲了，全部经过都是幼稚的。您等着吧，那个作案的坏蛋今天就会上钩。因为这些无头帖肯定是那个受不了失望折磨的人写的。这个人就住在村里。在图特人的村子里，有几个人会写字呢？好，就算有五十个吧，我们得把他们统统叫来。”

“是的，您想得真周到。不过，现在村子在哪儿呢？”

瞧，村子里到处是被烟火熏黑了的残垣断壁，这里或者那里是一堆堆灰烬，还有烧剩下的家具、器皿和箱子。村子里大约还有一半房屋是完整的，但是屋里空荡荡，看不见半个人影。

“唔，村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去吧！”迪里斯克伊回答。  
“尊敬的牧师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派一个人，领我们到村民居住的地方去呢？”

巴林柯·苏姆尔向他们推荐教区委员米库里克先生。

这时，米库里克先生正好在庭院里抽烟。他是个干瘦干瘦的

人（人们嘲笑他是鳊鱼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一只布达的梨子，又像一只用画笔描画的鸟；他那双闪烁的小眼珠骨碌骨碌转，像两个弹球。

他下身穿着一条刚洗过的呢子短裤，上身却披一件教区委员常穿的咖啡色上衣。

老爷们让他坐在车子前座上，以便指点车子在不易辨认出道路的田野小径上行走。这么一来，公差只好跟随在车子后面步行了，因为车子前座已经容纳不下人了。

“尊敬的先生，至于村子么，是有两个呢。”

教区委员对州府来的老爷们说。

“都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波库罗’，远在深山里呐；另一个就在这里的葡萄架下，或者说分散在李子树林里。”

“问题是，”松杜克说，“村长和村文书都住在哪里？”

“他们就住在这里的葡萄架下。”

“那么，我们先到他们那里去吧！”

## 原始生活

州府的老爷们光临这样的穷乡僻壤，无疑是件大事。消息立刻传开了。人们都在探头探脑，交头接耳。老爷们已经到了，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响，这还了得！村民们都大大紧张起来。凡事都得考虑周到呀！维护本村荣誉是村民的本份嘛！人们向公差打听，老爷们喜欢吃些什么，有何嗜好（如果公差亚诺什有点头脑，也应趁机把自己的嗜好告诉村民）。村长吩咐几个青年赶快

上马；一个到城里去买肉，一个去取一副新纸牌，一个去打酒。很显然，村里什么都没有，州府来的老爷们是不会高兴的。

松杜尼一行的到来，果然使村民忙碌起来，因为得给他们准备一切呀！村里的文书在苜蓿地尽头为他们布置了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那里有几棵白杨树，无数银白色小叶子在微风中摇晃。村文书领人在树荫下摆了三张桌子。桌子的左边，妇女们用柔软的帆布搭起临时床铺。倘若老爷们在午餐后有兴致，就可以在那上面打个盹儿。

是的，在午餐之后——但是，在哪儿准备午餐呢？这就需要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地方了。哎唷，孩子们，快，快，你们快去野地支个炉灶，然后快坐上大车到村子里去，把米库里克·娅波罗柯叫来。她的烹饪技术是远近闻名的。如果能吃上娅波罗柯亲手做的饭菜，连国王也要不住地用舌头舐嘴巴呢。

然后，公差紧张地跑遍田野和附近的山谷，通知村民说，根据州警察局长的命令，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必须到州府老爷跟前对笔迹。谁胆敢不来，就有他的好看。

炉灶准备好了。村民们也开始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聚集；老人、小伙子、小媳妇、姑娘，还有小孩子全都来了。

“先生们，我们开始工作吧！”警察局长说着，把无头帖拿出来，递一份给迪里斯克伊，一份给荷巴勒·卓利；他们看完后把无头帖放在桌面上。警察局长笑着问迪里斯克伊：

“是不是先从女人开始？”

“那当然！”迪里斯克伊回答。“如果她们能读会写，她们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假正经。搞这一套是这类人的拿手好戏。我倒想知道，写这些无头帖的，为什么不是一个女人？对此，我早就有怀疑了。”

“噢！”大家好奇地喊叫起来。

“您是不是猜着啦？”松杜尼贴着他的耳朵问。

“嘘，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我认为，只要一对笔迹，什么都清楚了。等一会儿，您就能看到。现在，我们开始吧！”

图特人按照次序来到桌子旁；走在前面的是几位长着栗色头发、瘦长个子的男青年，还有几位头发往后梳的老年人。随后是妇女们。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没有一个识字的。年轻、矫健的妇女们穿着绿裙子，腰间束一条杂花腰带，面露淘气的微笑。村长和公差站在一旁监视着村民。

迪里斯克伊把笔放到一个看样子身体还挺硬朗的老人手里，  
对他说：

“你给我这样写：上帝的仆人！无头帖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

笔在老者长着厚茧子的手里颤动着。字体歪歪扭扭，颇像狐狸的尾巴。

“洪水<sup>①</sup>到来之前，人们就是这样写的，”迪里斯克伊微微一笑说，“你可以走了。下一个！”

现在轮到一个人脸上长麻点的小伙子。他刚刚写了几个字母，迪里斯克伊的眼睛便射出威胁的目光，大声叫喊：

“公差，把这个人抓起来！”

就在同一瞬间，书记员也激动地叫喊：纵火犯就在这里！

公差正朝迪里斯克伊那边跑过去，可是刚走了一步，就犹豫地站住了，他现在不知该抓谁好。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尊敬的州

① 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上帝因世人有罪，降洪水灭世时，义人诺亚遵上帝旨意，制造方舟，带领家人及留下的动物乘舟避难。这里的意思是自古以来。